

含香聚瑞赵家园

□高振

在临沂城的井神楼子东面有一座含香聚瑞的四合院，名曰赵家园。北方庭院封闭特征和江南的园林景色隐藏其中，院北面的六间砖瓦房，包括殿式正堂屋三大间、东厨房一间、西堂屋两间；院东面的三间居室连着大门楼，门口对着影壁墙，影壁墙面有砖雕的福字和石雕的麒麟；院西面的两间居室连着仓库、磨房和厕所；院南面是高高的花砖墙。那转边的石头路纵横贯穿木雕的门前窗下；宽阔的月台，居正堂屋客厅的门前正中，月台正中的路两边置两个石垒的荷花池；月台西边是一个用砖砌的花坛，里面养着桂花；东面的南、北养育了两棵老石榴树，中间栽一棵大苹果树；南面供养了一棵老唐槐树；西面的南、北种植了两棵老枣树。叠石造景，饲鸟养鱼；满院苍翠，生机盎然。其寓意也深远：一步台阶上月台，寓意一步登天；三步台阶进门里，寓意连升三级。那桂馥荷风有着天雨流芳、贵和清圆之诗意；枣树暗含早生贵子；石榴寓意，人生如榴花红火火火，像榴果笑口常开，多子多孙；苹果寓意平平安安。大门口的路东是大菜园，菜园的北面还有放置农具的三间土墙草屋。

整个园风彰显了我老姥爷的儒商思想以及对忠厚传家、吉祥如意的企望。国之本

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他给我四个舅起名：佑俊、佑福、佑杰、佑斌，为我母亲和三个姨起名：美廉、美英、美芳、美华，也大有诗雅颂之国风……

应该说，早在清朝的道光年间，我老姥爷家里的人就挑着货郎担子，走街串巷做些零打碎敲的小买卖。到了我老姥爷这一辈经商时，就有了以人为本的商训：“钱聚人散，人聚钱散。”警人禅语：财富不仅是金钱，它代表着一种信仰和品质。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。经过几十年的诚信打拼，终于攒下了一份偌大的家业。清朝同治三年，我老姥爷获得了清政府颁发的地契，1936年国民政府又给我老姥爷颁发了房屋所有权状；城里有钱庄、商号，在乡村南道有大片的土地出租。这不仅在井神楼子一带是当之无愧的首富，就算放眼整个临沂城，那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。我这样自豪地形容我老姥爷，一点儿都不夸张。我姥爷早年在钱庄学徒，后来卖洋线，店铺就在老“七女商店”的南面，“很大一片”，那洋线大多用于织布。他站柜台时，经常戴着礼帽，穿着一件灰色大褂或小棉袄，街坊邻居都称呼他“赵掌柜”。

我姨娘魏佩芝，比我姥爷小两岁，十八岁结婚，当年生了我大舅，三十六岁那年就抱上了孙子。我姥爷学以致用，他

生最值得称道的是，在生活最苦难的时候，依然含辛茹苦地让我母亲和我的三个姨上学读书。那时，赵家园斜对门点心铺的李老板笑话我姥爷：“你让这些毛丫头上什么学呀，还不如叫她们干活呢。”我姥爷就说：“我干就行了，让女儿上学比让她们干活好。”李老板觉着不可思议，又笑话道：“你不让这些毛丫头干活挣钱，将来没有钱给她们置办嫁妆啊！”我姥爷答道：“让她们学了文化，比陪送什么嫁妆都好！”

我母亲上的县立第一小学，也叫洋学堂，位于鼓楼巷。后来，国民党临沂行政公署专员王洪九创办临沂简易乡村师范，我母亲考了第八名，高分录取。孟良崮大战之后，时局发生了变化，《临沂百年大事记》这样纪述：“秋。临沂城解放前夕，临沂县师范及胜利中学迁校至芜湖及湖南，部分师生随校南迁，至翌年春，又随国民党撤往台湾。”当时，我二舅、二姨在胜利中学读书。学校南迁行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是我姥爷的弟弟魏勋，他在芜湖湾里镇的一个湖边园林开会，将师范、胜利中学合并，成立了“鲁四临中”，刚开学三个月，国民党就开始招女兵去台湾。人生之路，往往就在一念之差。可以肯定地说，如果我的母亲随着去了台湾，她一生的历史将会重写。烽火

硝烟，几经辗转，我二舅参加解放军去了福建，我母亲又考上鲁中南后师，我二姨也北上济南考进华野军政大学。

战争，毁灭了一切生活的理想和理想的生活。显赫的赵家园，经历了战乱世变，元气大伤，不复往日，家道从此中落。我老姥爷英年早逝，由他主演的赵家园鼎盛大戏，也渐渐落下了帷幕。一世美宅，百年沧桑。再后来，我姥爷又把所分得的房产分给我大舅、二舅，自己带着一家老小八口人走出老宅，到南门外租房子住。从深宅大院到窄街陋室，我姥爷依然淡如秋水，和似春风。那时候，未婚的舅和姨在我姥爷这棵精神大树的“庇荫”下，各自开枝散叶，三舅赴任李官区长，三姨在省政府托儿所工作一年后又考取泰安卫校，四姨中专毕业又考取山东医学院，四舅也报名参加了军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姥爷溘然长逝的前一天，还用毛笔书写日记。入殓时，他的子女将棺材里装满了他生前喜欢研读的中医典籍，以此，丧尽其礼，葬尽其敬。

往事并不如烟。已逝的赵家园辉煌，就像一张张沉淀岁月的老照片，折射着中国社会的变迁。久远的儒风商道传奇，就像一段段定格记忆，折射着一个人真正的财富是他的信仰和信念的力量。

“岱崮地貌”是沂蒙山区特有的一种地貌景观，过去在地貌学上称之为“方山”，人们通常叫做崮。

画框就是车窗。透过它，午后乡间灿烂阳光照射下的柏油路直通到山顶。车窗外，随处可见一些姿态奇特的山峰：顶部平展开阔，峰巅周围峭壁如削，峭壁下面坡度由陡到缓，远处观望，像是戴着平顶帽子的山头。

有一种美丽叫做崮

□张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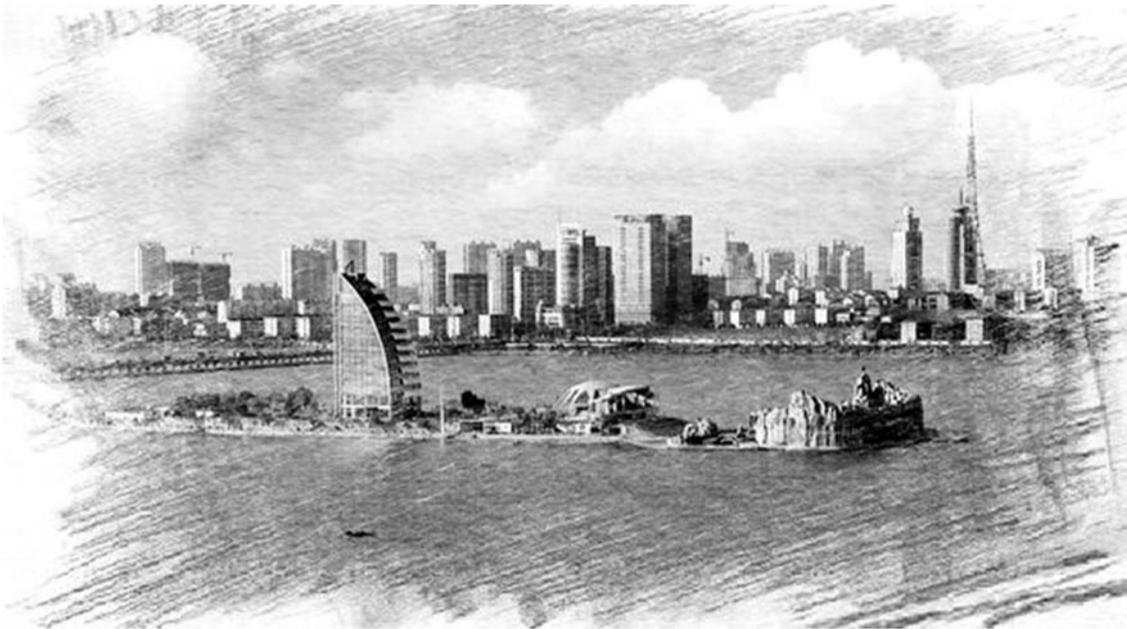
很久以前，这里还是一片海。崮，大地的一顶帽子，它上面的三叶化石在轻轻地诉说着5至6亿年里沧海桑田的变迁。其实，它们还不是化石，它们只是在化入泥土的过程中作了一点儿停留，当它将时光将生命归于其中时，是如此触目惊心，有着如此巨大的震撼力。于是，走进绵延八百里的沂蒙山，一路相伴的，总是这些千姿百态，各具风采，或雄奇或险峻或秀美，颇有鬼斧神工之妙的山崮。

天这样蓝，阳光这样灿烂，一路走来，我们来到崮的荟萃簇集之地——蒙阴县岱崮镇。这些被人们称为崮的山，散落在山峰突兀、连绵不断、海拔400米至600米之间的鲁中南群山之中。在岱崮方圆不足百平方公里的地方，居然有南北岱崮、水泉崮、龙须崮等三十余座崮。远远望去，若狮、若豹、若龙，似游、似腾、似飞，成群耸立，雄伟峻拔。这是一场山的盛会，崮的相聚，风吹过来，水流过来，亿万年的岁月一路狂奔，古生代寒武纪灰岩经受强烈的地壳切割和抬升，侵蚀、溶蚀、重力崩塌和风化，突然刹车，停在了这里。大自然大笔起落，我们想象到的，都站在了这里；想象不到的，正在朝我们奔来。有的像山顶上冒出的巨型蘑菇，有的似古老的烽火台，有的则像古代美女高绾的发髻……虎啸崮恰如一只猛虎，仰天长啸；鹰嘴崮则如鹰嘴高举，街云啄天；在另一处地方，一座山正好趴成一只雄狮：膘壮的躯体，长而弯曲的脖子。最终垂向地面的头，那微启的大嘴里，仿佛可以听到响彻云霄的仰天长啸。那一束狮尾，仿佛随时可以抬起来摇几下，伏卧待起的样子令人震撼……

第一次发现，山可以这样美丽。风吹过来，云在崮中悄悄移动，它们就像童话中的城堡，阳光给它披上一层甜美的红云。云影中，崮连着崮，仿佛一座座烽火台连成了长城！站在云泉崮上，天空是打开的，山顶之上的天空，一点尘埃也没有，甚至没有半点杂乱的色彩和光彩，静谧、清廓、纯净、细碎的阳光打在身上，人就有一份醉意。向对面看过去，是大崮、小崮、瓮崮、油篓崮、龙须崮，东边是拨悠子崮、獐子崮，北面是情侣崮……崮崮多姿多彩，仿佛中国京剧艺术中的生旦净末丑，各展风采。

“孟良崮上鬼神号，七十四师无地逃。信号飞流星乱眼，照明处处火如潮。刀丛扑去争山顶，血雨飘来湿战袍。喜见贼师精锐尽，我军个个是英豪。我军个个是英豪，反动王牌哪得逃。暴戾蒋朝嗟命蹇，凄凉美帝怨心劳。华东战局看神变，陕北军机透妙韬。更喜雨来催麦熟，成功日近乐陶陶。”每当读起陈毅元帅的《孟良崮战役》时，想起的，是在长达12年的革命斗争中，闻名中外的孟良崮战役、南北岱崮保卫战……蒙山沂水间共发生过的2万余次的战斗，这里的每一座山头都燃烧过革命斗争的烈火，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革命烈士的鲜血。“一口饭做军粮，一块布做军装，一个儿子送战场。”崮，是沂蒙山区的一道亮丽风景，也是沂蒙山区的历史见证。它已成为山东大地上的标志物。这“地之神秀，山之骄子”以其独有的风韵、巍峨的雄姿，与泰山、崂山、昆崂山翘首相望，构成了一幅蔚为壮观的山东大地画卷。

是的，置身崮上远远望去，在绵延起伏的山峦之间，崮群相连，风光旖旎，在这里可以尽情品读相依相连的“沂蒙七十二崮”中的锥子崮、透明崮、歪头崮等十几个山崮。崮顶风光无限，崮底村落点点，梯田散布，炊烟袅袅，再现了陶渊明诗中的“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的景致。尽收眼底的沂蒙崮形、崮韵，恰似仙境般让人流连忘返！



▲临沂滨河大道。

柿子树

对柿子树的感情最初来源于甜甜的、软软的、带着一层白霜的柿饼。

自小在沂蒙山长大的我，儿时的岁月是贫穷困顿的，即使是四季的风里，裹挟着的也都是饥饿的信息。填饱肚子，成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。所以，只有春节人们才会把积攒了一年的“稀罕”食物拿出来，让饥饿了一年的肠胃过个实实在在的“年”。因此，孩子们大年初一早上给婶子大娘拜年的时候，会得到一把炒花生和一个向往已久的柿饼。

每当拿到柿饼时，心里总是涌起幸福的感觉，是的，幸福的感觉。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少年对幸福的理解，也许不够高大，却也是最现实的。每次急切地接过来，看着柿饼上的白霜，用舌头舔一舔，咽口唾液，顿时满口的香甜，再一点点咬下来，慢慢地品着，很久才舍得咽下去，回味无穷。

实行生产责任制后，父亲开始摆水果摊，到了秋天，父亲的水果摊上就有柿饼了。那时，我已经到离家60多华里的县城读书，一个星期回家拿一次饭。每到星期六下午，父亲都要比平时早收摊，回家第一件事就

是从小推车上拿出给我精心挑选出的柿饼。那时，从学校回家一般要骑两个多小时的自行车，冬天有风有雪的时候要骑上三四个小时。脸蛋儿近冻僵，两只手冻得像水萝卜，回到家，顾不上暖一下，总是匆匆地洗手坐下就吃。父亲总是说：“先吃饭吧，空着肚子吃柿饼不好。”但仍然把柿饼子和软枣端到我的面前。我用渴盼的眼神瞅瞅瓢里的柿饼，抓起几个软枣塞到嘴里。父亲则从腰袋上拿出旱烟袋，按上一铜烟嘴旱烟，蹲在门槛旁，明灭的烟火中，父亲古铜色的脸露出慈祥的神色。父爱的味道，如同记忆中的柿饼，回味无穷。

最初见到柿子树，是在去济南求学的路上，透过火车车窗，在远处的山腰里，没有植被，只矗立着一棵棵挂满了果实的柿子树：秋风吹光了树叶，只露出一嘟噜一嘟噜红红的柿子，那疏疏密密、上上下下挂满枝头的果子，似一盏盏点亮了的小红灯笼，又似节日腾起的烟花，霎时看呆了，唇齿间，不，应该说整个天地间，都弥漫着儿时柿饼的香甜……

去年因工作关系，我到蒙阴县参观地质灾害搬迁让

现场，行至岱崮镇时，恰是深秋，也是柿子成熟的时节。自小在电影《红日》里就对蒙阴县产生浓厚的兴趣，一直想找机会到蒙阴的山顶上去看一看。行走在通往岱崮的山路上，一路起伏起伏，看着窗外忙于秋收的人们和掩映在山水林木间的村庄，心情分外激动。车至岱崮，亲眼看到了山峦叠翠、雄伟壮观、神奇独特的中国第五大造型地貌——“岱崮地貌”。山水间，绿树旁，最让我激动的是路边、沟旁、山坡上的柿子树。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端详挂满果实的柿子树：它的皮肤不像其他树种刻上年代的皱纹，它以稍显光滑的肌肤让人亲近，椭圆形泛着红色的树叶让人爱不释手。激动之余我给朋友发起了短信：蒙阴是一片洒满烈士鲜血的热土，革命战争年代，支前模范“沂蒙六姐妹”名扬全国，孟良崮战役举世闻名；和平年代，蒙阴县生态立县，山清水秀，唯美和谐，是令人神往的“江北最美乡村”。我

看着阳光下满山遍野、房前屋后一片金色的柿子树，每一个果实都那么诱人，但每一个果实都完好无损、静静地等待自家

主人采摘，这是多么好的民风啊！

来到一个农户院内，老大娘怡然地坐在挂满一串串小灯笼一样柿子的院子里。问起大娘的生活情况和收入情况，大娘说：“我们一家过去住在离这里两里远的山坡上，担心我们有危险，听说上级给了钱。我们一分钱没花就住上了新房子。”大娘边说边挑了几个柿子让我吃，她说：“现在吃柿子，过年时吃柿饼啊！”大娘的话，一下子让我想起了父亲，想起了记忆中香甜的父爱。然而，父亲去世二十年了，梦中的那棵柿子树，也日夜不停地疯长了整整二十年。

我不知道有哪种植物，能如柿树一样耐寒抗旱、耐湿抗贫，结果早，产量高，寿命长，树龄可达300年以上。因质地坚硬，甚至可以用来做高尔夫球球杆的杆头。这种坚硬，让我想起了沂蒙山不屈的精神和风骨。而岁月里父亲慈祥的面容，如同千万个沂蒙父老，更多地让我想起一棵棵移动着的柿树。他们脚步铿锵一路走来，用鲜血和汗水灌溉着大地，深情地凝望着沂蒙这片奉献的热土，让我热泪盈眶。